

王阳明学术精神与当今阳明学研究^{〔*〕}

李承贵

(南京大学 哲学系, 江苏 南京 210023)

〔摘要〕阳明心学之所以成为儒学史上独具魅力且振聋发聩的学说, 乃是其固有的学术精神使然。阳明学术精神集中表现为客观精神、怀疑精神、包容精神、关怀精神、创新精神五种, 此五种精神内在地规定了阳明学学的品质。然而, 此五种精神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甚为欠缺。因此, 无论是作为阳明心学的传承, 还是作为阳明学的开新, 当今阳明学研究都应责无旁贷地拥有并贯彻此五种精神。对正处于热火朝天中的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, 阳明学术精神似乎也显得颇为适宜。

〔关键词〕王阳明; 学术精神; 当今阳明学研究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19.04.010

王阳明认为, “学术”不是某些人的私有财产, 而是天下之公器, 是天下人共享的公理。“夫学术者, 今古圣贤之学术, 天下之所公共, 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。天下之学术, 当为天下公言之, 而岂独为舆庵地哉!”^{〔1〕} 阳明所谓“公言”, 就是为天下人主持公正, 说公道话。那么, “学术”怎样才能为天下人说公道话呢? 答案就在阳明的学术精神中。

一、客观精神

阳明虽然钟情对经书的新解, 虽然期待对先贤的超越, 虽然致力对争鸣的突破, 但对学术的客观性仍然怀有虔诚的敬畏。在阳明看来, 作为

学术研究的对象, 在没有进入思考、研究之前, 都应该是完整无缺的存在, 都应该是毫无雕饰的存在, 而不应该有随意的删改、主观的损益。顾惟贤曾咨询阳明编撰杨筒文集的事, 并将“欲摘其尤粹者再图翻刻”的想法告知阳明, 但此想法遭到了阳明的否定。阳明说: “承寄《慈湖文集》, 客冗未能遍观。来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图翻刻, 甚喜。但古人言论, 自各有见, 语脉牵连, 互有发越。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删节之, 似亦甚有不易。莫若尽存, 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别。”^{〔2〕} 阳明的意思很清楚, 就是为了后人能够完整地了解、研究杨筒的思想, 编撰杨筒著作最理想的做法是尽力保持原貌, 不能根据编者的喜好进行删改、损益。

作者简介: 李承贵,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。

〔*〕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中国人性论义理结构与形态研究”(15AZD031)阶段性成果、贵州省 2018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“王阳明心态思想研究”(18GZGX04)阶段性成果。

而当下阳明学研究中,对文献随意删改、增减现象仍然司空见惯。有学者为了研究的方便,随意删除自己认为无价值的文献,使阳明思想不能完整地呈现,从而导致研究的结论陷于片面;也有学者为了使自己的“创新观点”不被证伪,故意将不利的文献删去,或者视而不见。学术研究一般的叙述逻辑是,在对问题进行全面、深入研究之后,才进行总结并给出结论。然而有的研究与此相反,在进入正式研究之前,就对尚未系统、深入研究的问题予以定性,阳明称之为“先有个意见”。阳明说:“大凡看人言语,若先有个意见,便有过当处。”^[3]在阳明看来,若是在分析、研究某个问题之前就有了“意见”,接下来的研究只是为了这个“意见”寻找依据,只是为了论证这个“意见”的正确性,只是照葫芦画瓢,那么这种研究不仅无法深入下去,甚至无法展开,至于研究的客观性更是一种奢望,当然只能是“过当”。遗憾的是,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,我们也时常遭遇“先有个意见”现象。比如,将王阳明心学贴上“神秘主义”“主观唯心主义”“唯我主义”“天下第一学问”等标签后,再煞有介事地论证这些“意见”的合理性。“朱陆异同”仍然是阳明时代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,那么阳明是怎样的态度呢?有王舆庵者是象山而非朱熹,有徐成之者是朱熹而非象山,具体情形是肯定象山的王舆庵批评朱熹无“尊德性”、肯定朱熹的徐成之批评象山无“道问学”。但阳明认为二人皆不切实际而各有所偏。因为根据阳明的考证,重“尊德性”的象山并不排斥“道问学”,重“道问学”的朱熹并不排斥“尊德性”,所以王、徐二人皆局于一隅。那么,王舆庵与徐成之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?因为二人都是从私心出发,都是出于个人的喜好,都是意气用事,都未能全面地、事实地认识和理解象山或朱熹的思想,从而有失公正。阳明说:“今二兄之论,乃若出于求胜者,求胜则是动于气也。动于气,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,而又何是非之论乎!凡论古人得失,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。”^[4]因此,阳明特别强调全面了解、真实把握、公正评判

对于学术争鸣的意义。阳明说:“仆尝以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,一动于有我,则此心已陷于邪僻,虽所论尽合于理,既已亡其本矣。”^[5]但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,人们对于学术争鸣或者不置可否,一团和气;或者偏于私情,于亲近者不顾事实地赞美,于疏远者不顾事实地批判;或者囿于好胜之心,意气用事,固执而孤傲,无人能入其法眼。综合言之,阳明关于完整保存杨简文集而不使遗漏的建议,关于研究问题不应先有个“意见”的主张,关于学术争鸣必须尊重基本事实的要求,集中体现了依照事物本身认识、理解和评价事物的精神,此即阳明的学术客观精神。作为以传承、弘扬阳明学为使命的当代阳明学研究,自然应该传承与弘扬阳明的客观精神。而这种传承与弘扬的最有效体现,就是在阳明学研究中贯彻其客观精神,使“意必固我”远离阳明学研究。

二、怀疑精神

阳明虽然礼敬先贤,虽然尊重经典,但从不为先贤、经典所束缚,而是提倡独立思考、不断追问,认为学术研究有疑问才会有开新、有思考才会有进步。王阳明礼敬先贤但绝不是无原则非理性的崇拜。在王阳明时代,学术思想界有两大权威,一个是至圣孔子,一个是先贤朱子,天下人为学求道,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,无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。但阳明认为,一个人的学术思想能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同和称许,不是他有多高的地位,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学问,而是他的学问中有没有“良知”,有没有“本心”。阳明说:“夫学贵得之心。求之于心而非也,虽其言之出于孔子,不敢以为是也,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?求之于心而是也,虽其言之出于庸常,不敢以为非也,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?”^[6]就是说,孔子的言论固然可敬,朱子的言论固然可亲,但若是与“良知”相悖,不管是孔子还是朱子,都将失去阳明的信任,都将被列为怀疑的对象。然而当下的阳明学研究中,于王阳明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歌颂、赞美,

将王阳明奉为完美无缺之人。王阳明虽然敬畏经典但绝不沉迷经典。在王阳明看来,儒家经典当然不能被轻慢,需要认真学习、切身体悟、虚心消化,但也绝不能膜拜而丧失自我。阳明说:“凡看经书,要在致吾之良知,取其有益于学而已。则千经万典,颠倒纵横,皆为我之所用。”^[7]对阳明而言,经书只是澄明“本心”的工具或方式,经书所诉说、所追求、所传播的是“良知”。若是相反,经书并不以论述“良知”、传播“良知”为目的,反而要求对之顶礼膜拜,经书赞成的不许反对,经书反对的不许赞成,从而蜕变成禁锢思想的牢笼,怎么还值得信赖呢?然而当下的阳明学研究中,于阳明学经书文献大多是极力圆融其抵牾、高扬其价值,少有理性分析和怀疑。王阳明对先贤的学说同样是既尊重又怀疑。朱熹主张“格天下之物”,而且是“今日格一物,明日格一物”。阳明对朱熹“格物”说提出质疑:“天下之物如何格得?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,今如何去格?纵格得草木来,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。”^[8]尽管朱熹对“格物”的解释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标准答案,但王阳明仍然挑战其权威、质疑其合法性,并由此提出新的学问方向:“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,其格物之功,只在身心上做。”^[9]阳明因此提出“心即理”命题,推动儒学朝心学方向转移。然而在当下的阳明学研究中,于阳明心学、阳明后学多是不遗余力地鼓吹,赞其为最完美的思想体系,颂其为最有价值的学说,而对其缺陷、不足只字不提。概言之,阳明对以学术权威为是非标准的否定,对以经书为金科玉律的质疑,对为天下人已习惯接受的学术观点的挑战,无不体现了对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观点都不盲从、不迷信、不人云亦云而予以理性思考、全面检讨的怀疑精神,此即阳明的学术怀疑精神。而在当今的阳明学研究中,不仅怀疑精神稀缺,而且看不到具有批评意义的逆向研究,大多都是千篇一律的鼓掌、清一色的赞美,诸如“20世纪是阳明心学的世纪”“阳明心学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”“阳明学可以拯救人类”等论调。因此,当下的阳明学

研究应该自觉地引入阳明的怀疑精神,展开逆向研究,使阳明学研究回归理性。

三、包容精神

阳明虽然批评朱子,虽然批判佛老,虽然与湛甘泉有学问上的缝隙,但阳明从未全盘否定朱子,也从未将佛老说得一无是处,对甘泉更是肯定和欣赏。阳明说“心外无物,心外无事,心外无理,心外无义”,因而“心”含宇宙万物,容纳万有,故包容精神是阳明心学本有之义。我们都知道王阳明对朱子学不感冒,批评朱子“格物穷理”,批评朱子学沉迷经书、嗜于词章、考索名物,但并没有全面否定朱子学。阳明说:“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,一旦与之背驰,心诚有所未忍,故不得已而为此。‘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。’盖不忍抵牾朱子者,其本心也;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,道固如是,不直则道不见也。执事所谓‘决与朱子异’者,仆敢自欺其心哉?”^[10]即谓他批评朱子绝不是出于私意,而是“道”之使然。因此,他异于朱子者、同于朱子者概不隐瞒:“君子之学,岂有心于同异?惟其是而已。……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,非是求异;其同者,自不害其为同也。”^[11]可见,阳明对朱子的态度并非极端的否定,而是理性的包容。阳明虽然批评佛教为大偏之学,指责佛教有体无用、有内无外,有上达无下学,有明明德无亲民,所谓“彼释氏之外人伦,遗物理,而堕于空寂者,固不得谓之明其心矣”。^[12]但阳明并没有完全否定佛教的作用与价值,反而肯定佛教也是“道”。阳明说:“二氏之用,皆我之用。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,谓之仙;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,谓之佛。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,故与二氏成二见耳。譬之厅堂,三间共为一厅,儒者不知皆我所用,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,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,而已则自处其间,皆举一而废百也。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,儒、佛、老、庄皆吾之用,是之谓大道。二氏自私其身,是之谓小道。”^[13]对阳明而言,佛教与儒学、老庄一样,都可以为己所用,这

是“大道”；佛老虽然是“小道”，但也在“大道”之中，因而也是有益于我的“道”。阳明说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。如虚无、权谋、器数、技能之学，非不能超脱世情，直于本体上得所悟入，俱得通入精妙。但其意有所着，移之以治天下国家，便不能通了。故君子不用。”^[14]这样，阳明以“大道”胸怀容纳了佛教这样的“小道”。阳明与湛甘泉在学术旨趣上存在分歧，特别是不能认同“随处体认天理”说。阳明说：“致知格物，甘泉之说与仆尚微有异，然不害其为大同。”^[15]虽有异，但不妨碍大同，足见阳明对学术异见者的大度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热情地肯定、欣赏甘泉。阳明说：“晚得友于甘泉湛子，而后吾之志益坚，毅然若不可遏，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。甘泉之学，务求自得者也。世未之能知其知者，且疑其为禅。诚禅也，吾犹未得而见，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。则如甘泉者，非圣人之徒欤！多言又乌足病也！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，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，吾信之。吾与甘泉友，意之所在，不言而会；论之所及，不约而同。期于斯道，毙而后已者。”^[16]由这段文字看出，阳明不仅感恩甘泉在学问上对自己的帮助，不仅驳斥视甘泉之学为禅的论调，肯定甘泉学问的圣人之学性质，而且以甘泉为圣学同道而自豪，甚至愿为弘扬圣人之道一同殉身。无疑，阳明对朱子、佛教、湛甘泉都是其所是、美其所美，对合“道”的部分一律予以肯定和欣赏，所表现的是包容缺点、瑕疵、过错以及不同意见的包容精神，此即阳明的学术包容精神。不过令人遗憾的是，包容精神在当今的阳明学研究中也成了稀缺之物。在阳明学研究组织上，各自为政、自立山头者有之；在阳明学研究心态上，嫉妒他人、排斥异己者有之；在阳明学研究成就上，唯我独尊、轻视新人者有之。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，不能容忍对阳明心学缺陷的揭露，不能容忍对阳明后学缺点的批评，同样是学术上狭隘的行为。如此种种，都是与阳明的学术包容精神背道而驰的，都是无助于阳明学研究开展和进步的。因此，以传承、弘扬阳明心学为使命的当代阳明

学研究，怎么能置阳明的学术包容精神于不顾呢？宜当以之激励自己、鞭策自己也矣！

四、关怀精神

虽然阳明学术旨趣是反身向内、求诸于心，但“心外无物”之“心”是宇宙的心，是民众的心，是关怀的心。因而在阳明这里，“道”是天下之公理，“学”是天下之公学，此“道”此“学”必须为天下人做主，为天下人说公道话。阳明说：“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；学，天下之公学也。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已矣。”^[17]所谓“公言”，就是为天下人言，就是为天下人主持公道，就是为天下人的生命、生计、生活发声陈情。那么，怎样发声陈情呢？当然不是空喊漂亮口号，而是对天下生命的真切关怀。阳明说：“德不可以徒明也。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，则必亲于其父，而后孝之德明矣；欲明其弟之德也，则必亲于其兄，而后弟之德明矣。君臣也，夫妇也，朋友也，皆然也。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，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故曰一也。”^[18]就是说，“明明德”不是美德的自我表演，也不是文字上的宣讲、阐发，而是将此“德”体现于实际事务中，体现于对天下人的关怀上。这种关怀就是揭露现实社会的丑陋。阳明说：“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胜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、反朴还淳之行。”^[19]天下何以不能得到满意的治理？因为人们务虚名、轻实事，人人争相己见，个个沽名钓誉。阳明何以要揭露社会的阴暗呢？因为他忧心社会的沉沦，因为他期待社会的昌盛。这种关怀就是关心人民的生活。阳明说：“臣惟财者民之心也，财散则民聚；民者邦之本也，本固则邦宁。”^[20]既然散财于民才能聚民心，所以必须将财富分发给百姓，这样国家才能巩固，社会才能安宁。因而阳明将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中、以百姓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。当了解到吉安等县“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

雨，禾苗未及发生，尽行枯死，夏税秋粮，无从办纳，人民愁叹，将及流离”。阳明毫无半点迟疑，旋即为吉安等县向朝廷申请免税和赈济：“今远近军民号呼匍匐，诉告喧腾，求朝廷出帑藏以赈济，久而未获，反有追征之令。……今朝廷亦尝有宽恤之令矣，亦尝有赈济之典矣！”^[21] 百姓遭受灾害，要求政府免去税收，要求国家开仓济民，这就是阳明的关怀精神。这种关怀就是让天下人逃离苦痛。阳明说：“生民之困苦荼毒，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？不知吾身之疾痛，无是非之心者也。是非之心，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，所谓良知也。……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，见恶不啻若己入，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，而一夫不获，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，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，务致其良知，求自谦而已矣。”^[22] 阳明指出，“致良知”就是以生民之困苦荼毒为己之困苦荼毒，就是视人之饥溺如己之饥溺，就是帮助穷困老弱病残者脱离苦海。可见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，对百姓生命的体贴，对民众苦痛的关切，所体现的正是承认人是价值生命的存在、文化生命的存在、主体生命的存在、权利生命的存在和社会发展核心的存在之关怀精神，此即阳明的学术关怀精神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，虽然论文满天飞舞、著作纷至沓来、课题花样百出，但另一面却是阳明学研究者的无病呻吟、逃避现实、袖手旁观，甚至粉饰太平，不能将阳明学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起来，不能正视现实问题，更不能揭露社会的阴暗，这与阳明的关怀精神是格格不入的。因此，当今的阳明学研究必须重塑阳明的关怀精神，将阳明学研究与当今社会问题结合起来，揭露社会阴暗、关心民生疾苦、鞭挞社会不公，探讨阳明学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贡献，使阳明的学术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于当今阳明学研究中。

五、创新精神

阳明虽然重视圣贤之学的传承，虽然重视对前人思想的保护，但更重视学术的创新。阳明并

不满足于先贤留下的思想资产而停滞不前，并不愿意将先贤留下的思想资产当作炫耀的资本，更不认为先贤留下的思想资产可以原封不动地应对社会课题，因而他必须创新。阳明心学之所以成为独特的学说，迥异于朱子，超越于孟子，就在于它的创新精神。诚如阳明所说：“但论议须谦虚简明为佳。若自处过任，而词意重复，却恐无益而有损。”^[23] 在阳明看来，若为学只是重复叙述，毫无创新，则非但无益，反而受损。可以说，阳明心学从头到尾、从内到外都洋溢着创新精神。“良知”说虽然是孟子的发明，但只有王阳明将其推向了新境界。阳明说：“某于良知之说，从百死千难中得来，非是容易见得到此。”^[24] 由此看来，“良知”的觉悟完全得益于阳明的生命体验。那么，阳明之于“良知”说究竟贡献了什么呢？阳明将“良知”的圆满性、明澈性、直觉性、准则性、能动性等进行了全面、深入阐释和发明，使“良知”作为人本有之善能明晰起来；阳明还将孟子“求放心”发展为“致良知”，强调将“善体”诉诸于生活，依良知纠正恶行，依良知推动善行，而且时时如此、处处如此。可见，阳明的确为孟子的“良知”说注入了新内容，使之成为儒家“良知”说的新标杆。“诚意”是《大学》“八条目”成员之一，本无特殊地位，但经由阳明别开生面的解释，“诚意”成为“八条目”的核心。何以见得？“格物致知”不过是“诚意”的功夫，阳明说：“格物致知者，诚意之功也。”^[25] “修身”也不过是“诚意”的功夫，而“诚意”中使“心”廓然大公，便是“正心”。阳明说：“修身工夫只是诚意。就诚意中体当自己心体，常令廓然大公，便是正心。”^[26] 这样，格物、致知、修身、正心被确定为以“诚意”为核心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“功夫整体”，而且规定了这个整体的精神方向，即“诚纯意念，反身向内”，所以阳明说：“《大学》之要，诚意而已矣。”^[27] 阳明的学术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学说理论上，也表现在对概念、命题的独特诠释上。比如，有学者请教阳明孔子所说“远虑”何意？阳明的解答是：“‘远虑’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，只是要存这天理。

天理在人心，亘古亘今，无有终始；天理即是良知，千思万虑，只是要致良知。良知愈思愈精明，若不精思，漫然随事应去，良知便粗了。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‘远虑’，便不免有毁誉、得丧、人欲搀入其中，就是‘将迎’了。”^[28]通常情况下，“远虑”被解释为长远谋划、周详考虑，但阳明认为，如果“远虑”中没有“天理”，终究还是茫茫荡荡去“远虑”，这种“远虑”将会被毁誉、得丧、人欲所俘虏，因而孔子所言“远虑”必须“存天理”，这就是道德对知识的渗透与护航。这种解释不仅表现出义理的厚度，而且体现了“心学”特质。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释“格物”之“格”为“至”的时候，阳明却破天荒地释“格”为“正”，阳明确说：“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。”^[29]这种大胆的解释不能不说令人耳目一新。对于孔子的“上智与下愚不移”命题，人们习惯于“上等人（聪明人）与下等人（愚笨人）关系固定不变”的解释，并顺合了孔子的等级观念。但阳明又贡献了神奇一语：“不是不可移，而是不肯移”。^[30]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颠覆性解释，不仅显示了王阳明朴素的平民意识，而且提升了人们成为圣贤的自信。概言之，阳明对前贤学说的发展与丰富，对经书中义理的新诠与调整，对哲学概念或命题的发微与增新，对先贤语录的大胆阐发和修改等，充分体现了突破常规思维、超越常人思路、想前人之未想、发前人之未发的创新精神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当今的阳明学研究大多沉迷于文献的点校与整理，醉心于重复性叙述，热衷于鸡汤式解读，述而不作，抱残守缺，孤芳自赏，鲜有令人振奋的创新性成果。因此，当今的阳明学研究应该毫无迟疑地引入阳明的学术创新精神，不仅要传承阳明学、传播阳明学，更应该创新阳明学、发展阳明学，从而真正做到“创新性发展”。

总之，如果说客观精神、怀疑精神、包容精

神、关怀精神、创新精神是阳明学术思想的核心品质，是阳明心学之所以为阳明心学的精神根据，那么，当代阳明学研究不仅有义务传承这种精神，而且有义务弘扬这种精神，将此精神贯注于阳明学研究中，以使阳明学研究得以积极展开，并成为真正的“天下之公言”。进而言之，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又何尝不需要阳明学术精神呢？

注释：

- [1][5]《答徐成之二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中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（下同，不再注明），第892、889页。
- [2]《与顾惟贤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中），第1100—1101页。
- [3][19][29][30]《传习录》（上）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40、9、28、36页。
- [4]《答徐成之一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中），第888页。
- [6][10][17]《答罗整庵少宰书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76、88、88页。
- [7]《答季明德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238页。
- [8][9][28]《传习录》（下）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135、136、124—125页。
- [11]《答友人问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233页。
- [12]《与夏敦夫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200页。
- [13]《补录·传习录拾遗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下），第1301页。
- [14]《续传习录》，《王阳明全集补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330页。
- [15]《答方叔贤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206页。
- [16]《别湛甘泉序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257—258页。
- [18]《亲民堂记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251—252页。
- [20]《计处地方疏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476页。
- [21]《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474—475页。
- [22]《答聂文蔚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89—90页。
- [23]《与黄宗贤书》，《王阳明全集补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367页。
- [24]《传习录拾遗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下），第1290页。
- [25]《答王天宇二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），第138页。
- [26]《〈大学〉古本傍释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下），第1318页。
- [27]《〈大学〉古本原序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下），第1320页。

〔责任编辑：马立钊〕